

## 當文殊師利遇見他的老師

《佛說須摩提菩薩經》，又名《妙慧童女經》，《大寶積經》卷九十八

由事入理，由俗諦而真諦，

從世間法而入出世第一義諦——這是《須摩提經》的理路。

四十個觀修法則，鉅細靡遺，

是從自我身、口、意中「形塑一尊佛像」的內、外流程與要質。

此經的難得，在於透過文殊師利的折節示現

——透過大人與小孩、男與女、徒與師……的角色／關係，

情境／心境的更迭，由淺入深，從粗入細，

逐步突破每一有情深具、深執的「人、我、眾生、壽者」四相；

直揭「壽者相」中至為玄深難除的聖相、菩提相、佛相、師相。

唯以「無生忍」，決志銷熔，印破諸相與萬法。

「文殊師利，莫要不甘心啊！

那孩子早你三十億個長劫即已發了菩提心、誓願菩薩道了。

更且，還是你的老師！」

鷲鳥靜靜停息了，世尊笑容如朗天的渦雲般。

## 一個孩子，一個菩薩

灰黑的兀鷲鳴哨著，粗嘎而猙獰……

巨大的翅翼拍擊過靈鷲山的岩頂，

如一幅幅黑色的輓歌，

提醒世人那必然而至的無常之音以及死之殞喪。

炎惱濁土，整座羅閱祇城的生死憂悲、綢繆憎愛，俱置身於牠銳利的眸眼和巨大的黑翼中，羶騷滾沸，而無以遁逃！

牠用牠那凌厲的巨眼，看著他們的生，他們的滅，他們的婚禮與葬禮，嬰兒與屍首，鮮花與墟燼……

唯有，一個音聲，能夠安鎮嘈雜醜陋的胸臆。

一張面容，能夠涼撫凌厲恫刺的眼神。

牠們在他的凝視中鬆鬆地卸下了鋼戟似地鉤爪，放下了緊箝的屍衣、血肉，和脂臟。那個名為「佛」的人！

牠們仰望他，鴿鳥般的溫柔與出神，陷入未曾有的寧靜與寂思中。

彷彿眺望著渾沌中一朵曦明的曙光，風雨摧朽中一輪神秘的滿月……為那極端的寧靜而詫訝、而驚塞！

而寧靜竟也成了一種至為深沉的召喚形式。兀鷲們從此盤桓於靈鷲山的岩嶺，灰黑的翅翼如穹蒼中盤旋而過的雷雨與閃電。

偶而在烈日下投下陰長的影子，傘蓋般，為說法的世尊，與叢茨的會眾，帶來片刻的涼翳。

這是《佛說須摩提菩薩經》，以及無數方等般若諸經的重要背景，炎土熾烈，而鷲鳥盤嘯。猛戾的翅翼，有時雲頁般，從容舒卷，自在泊遊；有時黑魅幢閃，紛如閃電、如擊石……

## 美麗的四月，經典的對話

故事，也許發生於四月，一個菜花金明，原野間寶絡珠光，仍昇騰著無盡水意與涼意的四月。帝網琉璃輝映於露珠與澤沫的眼底，在蜘蛛之絲與蟾蜍之液中。

瑩瑩閃光。

一個薰風吹拂，使得剛礪的岩石也想軟化，也打從心底感到溫柔的四月。它鬆了鬆肩胛，又振了振腿肚，自粗礪的肢窩、肚臍、岩腳下，釋出一絮絮五彩迷爛的花絮。

一垛垛連它自身也無從曉了、無以名之的花絮。

大菩薩文殊師利站在那裡。

他很好奇。

那麼小那麼小的孩子，他已打量了一段工夫，稚弱得如同一閃細細、白白、新新冒出一點頭緒的蘆筍芽芽。

桐葉大的面容，眉毛黃黃、淡淡、鷓鴣似地尚未長全呢。卻張開口，文文秀秀，大人大氣地提出了那麼多困難的思辯與問詰。

她的問題，涉及了普世的命題與價值，也涵括了全體人類的共相與處境、追尋與惑難——一名菩薩，一個意圖自我覺醒，也覺醒他人的人類，該如何呼吸存活，始能人見歡喜？既不遭受瞋恨嫉妒，也不流離顛沛，與所親、所愛，怨懟仳離？他該如何立身行事，乃能不毀、不傷，無間、無隙，人皆信受？又如何堅住生命的理念與情操，不為內外的群魔所沮壞、所崩毀？……如此，那人又如何不失富貴、威名，能於死亡之際，化生於千葉蓮華之上，見佛金色莊嚴、熙怡微笑？

孩子問的很實際，甚或帶著點深諳人性、心情的世故與老道。文殊師利差幾「噗哧」笑了出來：「還是那麼一丁點大的孩子呢。真難為她，背了這許多典故——」當她說著話時，文殊師利始終興味盎然地瀏覽著她的身姿、眉眼、與情表。狗尾草一般，細細軟軟的辮髮上還稚氣地束了一圈一圈紅色的小綿繩哩。綿繩下叮叮噹噹垂掛著纖小

的鈴鐺與銅環。那脖頸、手腕、腳踝，也是一樣，嬰仔似地，扣著一小環一小環銀質的鎖片、環釧、與銅璫。當她說話，搖動手勢，扣動腳板，小小的鈴鐺、銅片，便窸窣索索、叮叮玲玲，帶動上面鏤印的日月、星辰、青蛙、荷葉、與銅錢，一併發出悅耳的叮鳴。

女孩粉紅的紗麗前還寵物般兜了一隻稚幼的鷹鷂，文殊師利凝睇微笑著想：必是半山腰撞上的罷。尚不太會飛的鷹鷂，約莫也將孩子視為同類，一路磨磨蹭蹭、依依不捨，半走、半跌、半飛、半爬地跟上了峰頂。此際，鴿鳥般安適地蜷臥於孩子胸前，完全忘卻了鷹鷂的凌厲與拔傲。

孩子每歌唱般地吟問完一段，懷中眠臥的鷹鳥便睜開眼眸，「啊啊！」跟著囁叫兩聲，稚嫩的聲音，挽著長尾，如箭翎上彩色的羽毛。這樣奇怪的相聲組合，使得在座的僧伽、菩薩都忍不住流眄而笑了。

靈鷲山上恍然剎那開滿了視線與視線微笑的花朵。  
空氣中貫穿著看不見的花鬘與花串。

### 天地為證，發下誓願

更奇怪的是世尊。祂的手上握著五顏六色、女童沿路拾掇而來的雜花雜絮，悅悅融融。且一五一十，洋洋灑灑地回答了女孩的提問：「要將新嫩紅蓮花、青蓮花、黃蓮花、白蓮花……搗得細細、美美，供養諸佛——」世尊煞有介事、煦麗說道：「且依照世尊形象，形塑自我的生命，即能化生千葉蓮華之中，與佛對面含輝。不起恨毀，視冤家如同親愛，常以慈心面向世間，便能人見歡喜。追尋終極的智慧，以一切智化導群蒙，平等普視，心口一如，即能人皆信受，不為內、外諸魔所沮壞……」世尊鉅細靡遺地解釋，彷彿忘了眼下僅是一個逗點大的芽芽。祂針對孩子的十項疑難，如搗蓮華一般，細細研研，一共作了四十條詳盡的解說。

神通第一的目犍連忍俊不住了。世尊與孩子，兩人來來去去、一

搭一唱，活脫脫就像一場生動的雙簧：有趣，卻完全不可能、也不實際！「世尊！這太繁複、艱困了！」他清了清喉嚨，一俟世尊說完，便脫口道：「這四十件大事，即若大願菩薩皆感難行，如負重軛。根本不是一名八歲的孩童所能成辦的啊！」

女童「刷」地將臉轉向目犍連，雙瞳炯炯，深海明珠一樣灼灼閃光：「若我能夠一一成滿，如實履行，一無缺減——」她一字一句，如敲釘槌地說：「三千大千世界將為我震動作證；虛空，將雨下繽紛天花；樂器，將不奏而鳴！」

霹靂驚雷，驚鷹彷彿剎那同聲舉翅，同時拍擊山岩，搖撼林木，雲雷般聚滿天幕。大地震動著，無聲凝聚於空氣中的花鬘花串，也紛紛化為現實，一朵一朵漫天飄降，絢爛而奇麗。十方宇宙恍然弓弦張滿，琤美協奏著。

「天地為證——若我不久，得如世尊成等正覺，在會大眾皆將化作金色。」女孩又盟誓道。

金色的霧靄宛然自十方浮湧而來。會眾們金身浮鍍，俱在場閃的光絲中。便連女童懷中鷲雛也有如金雕得一般，璨璨光華。

文殊師利驚詫了！他趨前探問，再也不敢小覷：「你住持何法？而有如斯不可思議的境界？」

「諸法無限，亦無有絲微可以住著、執取處——然你卻問我『住』於何法？——這等問法，莫如不問！」

大智文殊師利竟被八歲女童當頭一棒，說成「太著相」了！

七佛之師——大智文殊師利一時尷尬。他反問道：「你說一切諸法等如虛法，不應有所依住、執著？那麼，如來與菩提行，又算什麼呢？難道不『作』什麼，不『行』什麼，就菩提成滿、成等正覺了嗎？」

「所謂『如來本行』，也無非如月影映現水中，如夢中風景，春日陽焰，空谷聲響，性本空寂。」被文殊師利一激，女孩竟湛湛笑了：「凡夫菩提，正法非法，亦性本空——本來無生，更無有可以住著、執取、放捨處……一切，無非同一法界的無盡變相，本無所有。」

「如此甚深微妙之義，此世，能透解的，又有幾人？」文殊師利

挫敗了，在一名女童前。但是，他想，此世能夠超勝的，怕也僅僅是這一奇特、不知從何而來的孩子罷。

「那作法術的，總能隨心所欲，了無邊陲，變現出無數幻化的人物來。以致，幻化有多少，能瞭解的身、心便有多少……」女童彷彿看穿了文殊師利的心念，一語戳破。

「既則幻化本無，那麼，又有什麼『心』，以及『起心而行』的法呢？」文殊師利總算抓住了孩子的語病。

「仁者，莫說空，便著空！——幻化本非有無；諸法、諸心，亦如是，依因緣而成；緣聚非無，緣滅非有，空無實相。」女孩拍手笑道，腕上的鈴鐺叮叮鳴響，梵音般嘹亮輕悅：「第一義諦，非因，非緣；如來亦如是，體自如如，非因緣聚合之物。僅只是澈了實相，當體涅槃，不為諸幻所惑、所燎燒、愚弄……」

如來亦笑了。他們竟當著他的面，爭論起「如來」以及「如來行」的本質——且大人還被孩子弄得團團轉。文殊師利看來馬前失蹄了！

「文殊師利，莫要不甘心啊！那孩子早你三十億個長劫即已發了菩提心，誓願菩薩道了。更且，還是你的老師！」鷲鳥靜靜停息了，世尊笑容如朗天的渦雲般，安詳而恬悅，「經由她，你才獲致啟蒙，鑿取心花，也才發下平等度滅有情的心意，證入無生法忍，成為今日的文殊師利——」世尊又笑了，他的笑容，如一幅流動的渦雲，長綿、慈柔而瑩潔涵納，彷彿在說：文殊師利，莫要氣餒！輸給一己的老師，是很應該的啊！一點也不可恥。

至少，文殊師利這麼理解世尊，以及祂那綿長如雲的笑靨。三十億劫，是個杳渺長闊的劫數，彼時，那人是師，自己才是孩子……一名蠕動攀爬，眠走長夜，之於生命，一無所知，一無所覺的生物。那人，卻鑿破渾沌，使他悟覺……文殊師利感動了，他向前禮敬，對著桐葉大的小臉：「那麼悠遠漫長的睽隔，今日，始能與師相逢，再度聆聽垂教——」他謙恭地說。

「又著相了！文殊師利」女童撫著鷲雛，叮玲玲地笑了：「無生法忍中，無念，亦無師……了無一切差別諸相。」正如遠劫以前，她

的鉗棒，總是一擊而中，為他撥出杳黑中的火苗。

明知道開口就錯。文殊師利卻總關懷——無法瞭解何以三十億劫的冗長修行，沉猛精勤，他的老師，卻仍僅僅是個女子——一介下劣、拙陋，擁有無限闕憾的女形。他望了望佛陀，又望了望眼前的師，啞啞啟齒。

又著相了！又著相了！……一霎時，文殊師利恍然看見，雛鷺自女童胸前擊振而出，搏搏鼓翼，在穹蒼中蛻化為一隻獠猛的鷲鷹，雄麗而剛健。眼前的童女逐漸高長，星目俊朗，幻化為一株白楊木一般皙潔俊逸，年約三十歲的青年比丘。

又著相了！又著相了！……白楊木的每一片枝葉，每一頁衣衫，都獵獵作響，獵獵地說。

而鷲鷹盤舞蒼冥，獵獵高唱：  
無生法忍；無男，亦無女，  
無凡，亦無聖，無師，與弟子，  
無佛，無菩提，諸相無所著……

## 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輕

文殊師利失蹄了！於菩薩、僧伽、人天眼目中。

大智猛捷，能夠一夫當關，前往探視弟子、菩薩皆怕怖、畏懼的維摩詰居士，而行雲流水，智辯無礙的文殊師利，面對一名女童，卻節節敗退，左支右絀？

深諳「從無住本立一切法」的文殊師利，何以步步泥陷，每問必錯，而窘態萬千？

無他。唯因失卻初發菩提心時的「無上平等度意」，由是，為「相」所惑而不知。

面對維摩詰居士，因是一個「可敬」的對手，人人畏怖；由是，城堡周延，鎧甲嚴密，一心專注，無漏無失。

獅王溺死於渠塘。無非先前僅看它是一片薄薄的荷葉、一點小小

的塘水，因而率爾輕戲，愈「玩」愈深……及至泥腳深陷、水草蕪繞，又過度戒慎恐懼、手足失措！不敢霹靂獅吼、縱身一躍，粉碎諸相。

文殊師利的傾斜，在於失卻等視有情、等視萬類、等視相狀的「無上平等度意」。

開始時，是「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輕」——俯眼下窺，看對方，僅是一名八歲的童子（更何況是拇指大的小女生！），因而淺淺試探、隨興嬉遊，全然不考慮是個可能的對手，更處於完全洞開、毫不設防的狀態。一旦覺知是自身悠漫遠劫、深受啟蒙的老師，又形成「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」，有一座心靈的高欄，仰之彌高，頂禮都嫌不及！更遑論一槌打碎，赤坦坦、露堂堂，肝膽裡平明相見了。

以本性佛見本性佛，以無生忍見無生忍——見彼我一片，從來無別。

見諸佛與眾生，聖與凡，男與女，長與幼、世間與出世間……脩羅、餓鬼、菩薩、與畜生……十法界皆同一體，無二無別的「那箇」！

虛雲老和尚言「如來輪迴六道，道道皆聞，觀音流轉十類，類類如是」的「那箇」。

修行，至難的，莫過於「平等」，莫過於等視萬類、群生、諸相、諸狀——一切佛魔、淨穢、善惡、苦樂、愛憎、聖凡……盡如一體，盡入虛空，而能一種平懷、慈柔以對的「無差別智」。禪門的「見性」即在徹徹底底、明明不疑，認證此諸佛與眾生，同源、同體、空淨淨、灑落落的本然。

無生法忍，即是知本無生，本自空寂；了本涅槃，而安忍寂滅。由是，忍可欲愛，於諸相、諸法皆無所有，無所依戀、住著、與取捨。

無相，極難。無往，更難！這是大智文殊師利亦且難能的刀口。以致，非輕，即重；非小，即大，非低，即高……上上下下，墜墜昇昇，難以一種平懷、空灑灑、磊落落，赤皎皎的！

生，佛不能平等，要哉不能會體「無生」，等入虛空。

所以，無趣如空禪師要說「佛是眾生屋裡了事人，眾生是佛屋裡不了事漢；若要一樣，但佛與眾生一齊放卻，則無了無不了！」

而千山函可禪師上堂便喝：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。此是四弘誓願，三世諸佛同此發願，一切聖賢依此發願。慈航今日逐句要換一字：眾生無邊誓無度，煩惱無盡誓無斷，法門無量誓無學，佛道無上誓無成。」

鐵面慈心，無邊鏡相，無盡鏡智，一時碎卻！無非，僅為了要佛子鑒取「無生」，識此本源空無。

## 本自無生，無有可捨

但也不得草草。

欲推倒剎竿，則須先洞澈剎竿，照了剎竿，捫摸得住剎竿，掌握得住剎竿——先須識得剎竿究竟是箇什麼！

欲駕役無形、無刃之劍，得自有形、有體、有把柄、有鋒稜、劍鞘的練起。

欲「無相」，則先得「會識諸相」，覺知天堂地獄、千般萬類、種種心目、種種面相……知道所擇取、建立、成全的是什麼？所棄捨、淘汰、泯除的，又是什麼？

必也精勤勇猛，取捨至極……逼拶到極點，一槌打碎，始才能不取不捨，知所空寂。

必也不離此「四弘誓願」，而鑒了「無生」；了知無佛可成，無眾生可度。如來行，如月影空華，行無所行。

毘盧遮那頂上行——也直須向木石勉力鑿取一尊，才好落落實實，踏在頂上行。

從圓成萬法，而體入無生，這是《佛說須摩提菩薩經》的奧義。

須摩提，是女童的名字，又名「妙慧」。這部經卷，一共經過四譯：兩晉時竺法護首譯，姚秦時鳩摩羅什也譯過，至唐時，菩提流志自己反覆譯了兩回，並將最後的新譯定為「妙慧童女」，輯入《大寶積經》九十八卷。「大寶積」，意思是「無上法寶」、「眾生寶性」的積集。

由事入理，由俗諦而真諦，從世間法而入出世第一義諦——這是《須摩提經》的理路。妙慧問得實際，而佛也答得實際。一一皆從現象界可以具體施行的途軌、行為、對待著手。四十個法則，鉅細靡遺，是從自我身、口、意中「形塑一尊佛像」的內、外流程與要質。

世尊借「燃燈於外在的塔寺」，提醒行者內在智焰的燃啟；形塑身外淨皎的佛像，提醒內在善憫的另一尊。

所有的皆從「有為」入「無為」，從可以具體依循、丈量、修持的規則、典範，指涉回心靈的刪修與調整。

而後，併連此有為諸幻，內、外金軀也一齊打破，無縛、無著……曠朗朗、豁灑灑地契入本然無生。

始知，本來涅槃。佛與菩提，並為增語。

它屬於《金剛經》所力破的「人、我、眾生、壽者」四相中，至為深細，隱微的「壽者相」——一切聖相、淨相、佛相、師相、涅槃相、菩提相……皆屬於此深隱難察的範疇。

它是「金剛喻定」所最後突破的無始無明。

牛頭法融於牛頭山幽棲寺的北巖石室孤獨修行。他的禪定如許深妙，以致百鳥銜花、繽紛散灑。

四祖道信遙觀氣象非凡，知山中有奇異之人，乃躬自尋訪。

到了，見法融跌坐石上。

四祖道：「將來相訪，莫更有宴息處否？」

牛頭即指向山後小庵。引了去，唯見荒森叢怖，到處皆是老虎、野狼之類。四祖便搖舉雙手，作出恐怖之態。

融說：「猶有這箇在！」

祖云：「這箇是什麼？」，融沈默無對。

稍許，融一起身，四祖即於他跌坐的石上大大書一個「佛」字。融一見，一時竦然，更不敢落坐。

四祖即云：「猶有這箇在！」

「佛」一字，甚難銷融。即若禪定通天，百鳥銜花、猛獸伏踞，亦甚難熔卻。

以致，唯有臨濟如斯的剛骨氣魄，始能霹靂一聲，齊掃三劫，嘯喝道：「山僧見處，坐斷報化頭頂。十地滿心，猶如客作兒；等妙二覺，如擔枷戴鎖；羅漢辟支，猶如糞土；菩提涅槃，繫驢馬橛。何以如斯？蓋為不達三祇劫空，有此障隔。若是真道流，盡不如此！」

都只為返本歸源，要行者會取「無生」，鑒取身內寶性如來；聖幻、佛幻，皆不為所惑，皆蕩然無縛！

### 難以超越的重量與縛執

「佛」相、「菩提」相難破；「師」相，亦難！

尋常人，不修行，固然無佛、無師，也無菩薩道、菩提相可著、可執、可黏附依取。

一旦修行，向上一路，志決勇猛；自然，依佛智，不依己意；以師為心，不以心為師。

如此，念念心心，以參方眼，尋覓真正的善知識，然後，依聖智、師心，作為生命調度的軌則與向度，始能關鍵性地獲得內在的轉變與悟覺。

愈是念茲在茲、虔誠猛恪……相對的，也更易形成另一龐沉的威權與障惑，另一精神更微細、深幽的執取與黏附。行者於中，很容易將世俗未淨的執取，統統逆轉為之於師徒、道場的執取。入世與出世，場域更移，而膠著、深執的狀態如一。兩者，皆違於智覺、解脫之道。

烈火洪爐，修行，終極的，畢竟在涵養一個「作得了主的人」，而不是「由師作主的人」。它是另一深微的牢獄與繫縛。

這層纖隱的「心障」，即若文殊師利也節節敗退。金屑翳眼，於師面前，他永永踏錯節拍：處處問、處處著，失卻了他金剛銳利的智慧。

我們忍不住感同身受，因為，人人皆如此！於師面前，下意識地

退墮為孩子，兼侏儒——尤其，甚深慕仰，視師如如來，如經典，如明月時。

《佛說須摩提經》的難得，在於透過文殊師利的折節示現——透過大人與小孩、男與女、徒與師……的角色／關係，情境／心境的更迭，由淺入深，從粗入細，逐步突破每一有情深具、深執的「人、我、眾生、壽者」四相；直揭「壽者相」中至為玄深難除的聖相、菩提相、佛相、師相。

唯以「無生忍」，決志銷熔，印破諸相與萬法。

最終，須摩提站在那裡，一介丈夫，俊潔皙皎，威光赫煬，如一名三十歲的男性僧侶。她的「變身」與「轉女成男」，不在於認同、妥協、乃至於媚俗世間所積澱的價值與觀點。僅止是提醒：諸法無生，諸相無實。幻生幻有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顯，如搓浮沫。男與女，直如是。

也儘是，黃葉止小兒啼。

該問的，不是「瓶子」的性別與相狀，而是真性的圓成。